

龙门阵

第二辑



梨园拾零：戏状元岳春
巧夺天工：刘三师巧建火神庙
稗官野史：伪满宫廷杂忆（续）
鸿爪留痕：洞乡石海记初游
风情画：找新娘
新聊斋：歪人遇鬼记
蝉与文学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

杜甫年谱

四川省文史研究馆 编

本书综合杜甫之时代背景与其生平之生活、行踪、交游、创作等按年次编写而成。自宋以来，为杜甫作年谱者不止一家，本书力求比旧作完备，对杜甫生平及杜诗各篇写作之时地，详加考订，按年系谱一目了然，使读者能知人论世，因事译诗。本书一九五八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，这次再版仍旧。

增订李太白年谱

王伯祥 著

本书是以清代王琦《李太白年谱》为基础增订而成。内容分列四项：一、纪年；二、当时的政治措施和社会情况；三、谱主的事迹；四、谱主同时的历史人物或与谱主有关诸人的动态。二、四项为新增加的内容。「谱主的事迹」一项，则以王琦谱为主，删去繁琐的考证而增添一些必要的参证。全书依年次分列叙述。通过增订，较之王琦谱更为完备，资料更加可靠。读者可以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、人事关系，比照其生平出处，对于了解诗人的生活及其思想的发展变化，学习和研究他的诗文，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龙 门 阵

第二辑 目 录

梨园拾零 1 戏状元岳春 邹趣涛

7 锦春楼“丰缘” 薛思楨 马廷森

巧夺天工 13 刘三师巧建神庙 刘西元 搜集整理

谈古论今 22 宋江的雅量 史 式

25 并非笑话 蠹 鱼

27 话说青文胜为民请命 邓 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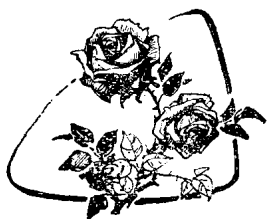
稗官野史	29	伪满宫廷杂忆 (续)	周君适
------	----	------------	-----

农民起义 英雄谱	42	冉天元别传 (续)	蒋维明
-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	-----

历史小品	50	唐寅的真面目	圣 乡
------	----	--------	-----

鸿爪留痕	52	洞乡石海记初游	无 闻
	61	黄山名胜传说绝句	吴文蜀

新 聊 斋	62	歪人遇鬼记	吴绍伯 康兆奎
-------	----	-------	---------



对联丛话 66 对联选

探艺录 68 谈文人画 漱霞

风情画 70 找新娘 李钧龙

82 摩梭婚礼 纳西族 杨世光

山歌 86 《四川竹枝词》选 孔林翼辑录
竹枝 沙铭璞



人 物 志 91 张澜先生轶事 (二) 任乃强

97 杨森演义 (续) 马宣伟 肖 波

104 蝉与文学 卉 子

补白五则

封二、封底 (国画) 石 涛

大千是“话” (漫画) 张明生、李忠华

泉水叮咚 (漫画) 鲜荣祖

插图 刘明煦、沙 川、袁奕贤

刘威理、刘多成

【编者按】

本篇及《锦春楼“三绝”》、《刘三师巧建火神庙》选自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《成都风物》。该书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七十尚能翻《坠马》，
八旬犹演《做文章》，
阳春白雪怀优孟，
法曲长留一瓣香。

这是清末民初，人们赞扬川剧名丑岳春的一首诗歌。尽管在封建统治与军阀混战的年代，他照例被看成是地方志不收，正史更不纳的娼优皂隶之流的戏子，但他多才多艺的素养，出类拔萃的演技，竟是那样有力地吸引着人们。象川剧大流派所经过的成都河、资阳河、下川东、川北河的澎湃潮流一样，长流不息地激荡在广大观众的心坎里，给人以雅俗共赏的艺术感受，留下了“丑而不丑”的难忘印象。

岳春，字雪吟，咸丰年间大邑县人。出身贫寒，苦读未第，就放弃做官思想，学习川剧。先是着眼于中国历史典籍，选一些农民起义的故事作为题材，编出了

邹
趣
涛

戏

状

元

岳
春



《战江源》〔注〕、《反延安》等剧本，表现了他对满清王朝的极度不满。同时他也钻研昆曲，把一些深奥晦涩的词句，改为通俗易懂的四川口语，谱入“昆头子”曲牌里。继后他就粉墨登场，专攻丑角。数年间，演遍了川南县镇乡村的草台班。经过一番勤奋曲折的实践，很快就成为以成都为中心的上坝名角。光绪时的成都“群仙茶园”（现红旗剧场的地址）成了他经常演出的舞台。至今脍炙人口的戏如：《渔父赠剑》、《赠绉袍》、《做文章》、《坠马》、《秋江》、《活捉三郎》、《御河桥》等传统节目，不但在观众中受到普遍的赞赏，而且也获得当时一些文人学士的好评。哪里有岳春演戏，哪里就有一批衣冠楚楚的戏迷。

由于岳春声誉日高，资阳河道的“大名班”班主，专程前来成都，聘请他去整理这一流派的川剧。在盐都自流井，又邂逅相遇了一个志同道合的肖遐亭（绵竹人，是一个秀才下海的怪杰，专攻正生，人称“戏中大夫”），两人密切配合，整顿了“大名班”。他们勤学苦练，善钻研，在土生土长的一套川剧程式表演基础上，吸收省外兄弟剧种的长处，加以革新创造。他们的艺术创造是多方面的，单就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脸谱而言，他们参考京剧的“白脸抹，粉壳壳”，创造成川剧特有的曹操脸谱十二种，便于观众识别曹操青年、壮年、老年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、纷争不休的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性格特征。这种符合历史发展的夸张，是岳春等人的一种创新。

不久，“大名班”公推岳春创办“三字科社”。由于他读过岳飞的孙儿岳珂所著的《程史》，对南宋著名蜀伶袁三的“能文、通经、善讽”非常崇敬，就取一个“三”字来名科社。他针对这个班社的实际需要，提出了科班四要则：一要科生先训练好基本功，学好基本唱腔；二要科生通晓一般，精通一门；三要科生

【注】：内容是北宋王小波、李顺农民起义关键战役的一段故事。

每日凌晨于林中、水边、山上，练体力，操武功，吼嗓子；四要科生按日上文学课和历史课。经过他的辛勤筹划与严格训练，新人辈出，艺盖全川。蔡三品（小生，以演《琵琶记》中的蔡伯喈驰名）、傅三乾（演文武丑著名于川东一带，抗战时在重庆由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文委会主办的戏剧节上，以七十高龄出演《双旗门》的土行孙，轰动一时）、刘三风（与杨素兰、浣花仙齐名的小旦）、唐三春（演《三国》戏正生著称）、李三刚（生角）、石三龙（靠架生，有活赵云的美誉）、张三林（岳春婿，有“赛岳春”的评价）、彭三庭（名鼓师，当时川西流行一句歇后语：“彭师爷的锣鼓点子——抓得准”）等等。正是这批“三字”辈的科生茁壮成长，“大名班”迅猛发展，成为十八世纪川剧界观众最多、名望最高、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的班社组织。

岳春不但奠定了资阳河派的基础，而且交流了成都流派的特点。无怪从此时此地起，群众就给他一个荣誉称号：“戏中状元”。同时，他的徒子徒孙们也赞美他是川剧“五匹齐”（指高、昆、胡、弹、灯文武不挡）的一代宗师。

岳春晚年，还演出一些大费功力的折子戏，至今就象传奇故事一样在民间流传。

他六十九岁那年，演出了《水浒》戏里的《活捉三郎》。由名旦韩长春配演阎惜姣一角。演到阎惜姣手执鸾带，将忘恩背盟的张文远轻轻提起，悬在空中。这在青壮年演来，都是很不容易演好的，何况一个老翁呢！他死后，为了纪念这个出色的老艺人，川西坝上著名的“大五彩”民间泥塑家周海云，将《活捉三郎》这折戏，彩塑在成都北门城隍庙的十殿里，成了有名的三十二折川剧彩塑之一。文化大革命前，凡是熟悉成都掌故的人，到这里赶庙会参观彩塑川剧折子时，都能明白无误地指出那塑得飘如游魂的张三郎，就是名丑岳春。这不仅反映出民间泥塑家灵巧绝伦的手艺，而且也反映出群众对岳春的喜爱和怀念。

“七十不出门”，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这两句话，用在老当

益壮的岳春身上，就不是那回事了。岳春七十高龄，还能在邛崃固驿镇的万年台上，演出舞蹈做工极繁重的《坠马》。这天正逢场期，人山人海，有的慕名远地而来，有的来看热闹稀奇，再加各处撵来赶场的小商小贩，整个会场人声鼎沸，拥挤不堪。他的徒弟蔡三品出场配演蔡伯喈，只唱了四五句唱词，就把闹嚷嚷的会场，唱静下来。正角岳春扮演《坠马》的罗喜德，运用“趟马”的程式套子一上场，脚腰手都很纯熟轻捷，立刻把人心抓住了，简直看不出来是一个七十老翁。接着他唱了一段“昆头子”，字正腔圆，韵深味厚，把个第一次学骑马的穷儒又怕又喜的矛盾心理，表演得维妙维肖。特别是最后从高头大马上滚落下来的精采表演，使得整个鸦雀无声的场子，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。据后于岳春的康芷林回忆说：“青年时，在故乡看到岳春演出《坠马》这出戏，唱做俱绝，引起我从事川剧的志趣。”后来，康芷林向岳春拜门参师，唱出了名，被人称“康圣人”。“功盖三庆会，名成八阵图”的故事，至今流传。

难能可贵的是岳春八十高龄，还能登台表演。当时，他已退居老家大邑。四川制台岑春瑄，通过大邑县令相邀，要他来成都演戏，并指明要看他的《做文章》。这真是不可想象的难题，然而经过五六十年严格训练的名丑，深信自己的艺术造诣，饱含着旺盛的生命力，毅然承诺。

他一到成都，不能不引起戏曲同行的惊异与担心，纷纷劝他：“人到情到，不如面请制台免了这台苦差戏！”但倔强的岳春，却毫不在乎，冷静地说：“官令如山，推是推不掉的。人家既是重视川戏，演就演，没来头！艺人嘛，生于父母，死于戏台，人生一快事也！”

这折戏，又是他的得意门生蔡三品配演书僮单飞英。到了唱戏的那天，提前来到后台的，都是三字辈的贴身门徒，殷勤搀扶，大有北方鼓王刘宝全晚年登台表演前的情景。可是，马上出现一个具体困难。我们知道，《做文章》的徐子元，是一个纨绔少年，

而岳春已经满口白胡子了。老年人爱胡须，那是舍不得剃的；不剃，又不象徐子元。怎么办呢？一道来的人正在为他发愁的时候，只见他拿出了随身带来的一小罐熬得很稠的糯米浆糊，先细心地把白须倒梳上去，一层一层地紧贴在脸颊上，然后涂好浆糊，又平又匀又牢实。然后，以铅粉油彩扮成蝴蝶脸谱。这一别出心裁的办法，极有效验，台下的观众，稍不注意是看不漏的。

岳春化好妆，便要去穿高底朝元靴。有人怕他年老穿高底靴上台摔跤，出危险，劝阻他说：“脚下不比脸上，穿上平底鞋也不显眼，不必那样处处认真。”岳春很不以为然，说：“唱戏有唱戏的规矩。不穿朝元靴，脚下怎么有劲？立无立像，做不好身段出来嘛。人总是要老的。我今天作为演员上台，就要做到老而不老，精神上不要先打败仗。凡事怕费力，想马虎，哪能行？人一马虎，乱了规矩，准会引起观众非议的。”他把朝元靴穿好后，又在腰间紧扎了一根四寸宽的大带，把腰束得紧紧的；又在脚杆上打了一层裹腿。这样一装束，腰板劲、跟子劲一点不松，不但背不见驼，而且做起戏来，洒脱大方，柔中见刚，运用自如。

为了弥补眼力不足的缺陷，他先叫人带他到台上走了几圈，熟悉舞台尺寸、环境与桌椅方位，这样舞台上的空间位置，全都在他掌握之中了。

临到岳春上场，他的贴身门徒都在马门上观看，人人提心吊胆。那天是在督院街的南苑内部演出，观众尽是深居简出的高级官员和贵妇、僚属们。他们都听说岳春是年逾八旬、满口银须的老叟，不料迈出马门的竟是一个腰杆笔直，步履轻快，俨然二十来岁的翩翩公子，人人震惊不已。莫说这些台下观众，就是在成都川剧界的同行和爱好者，听说以后，也无不感到出乎意外。岳春把徐子元那种不读诗书、胸无点墨的憨呆神态，演得来细腻逼真，把这个不学无术的宦门公子，讽刺得淋漓尽致。戏刚演完，台下掌声不绝，人人欢笑，个个喝采。他被拥入后台时，只见他精神百倍，笑容可掬，似乎潜力犹足，余兴未尽。看得出来，他

是情不自禁，为自己能在垂暮之年演出这折唱做俱重的戏而感到极度兴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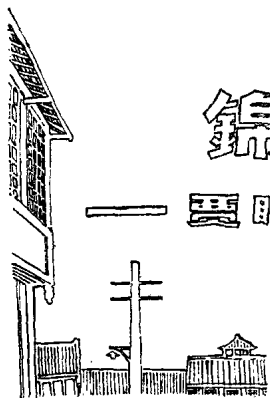
这台戏演出后，这个制台就根据长期以来流传在广大观众中对岳春的美称：“戏中状元”这四个字，特制一对白纱灯笼，作为赠品，以示纪念。制台衙门还配备了一乘大轿，交由岳春的徒子徒孙们护送着返回大邑。百里之遥的成（都）大（邑）道上，一对赫然醒目、精工巧绣“戏中状元”的白纱灯笼在前面开道，后面是几十个门徒簇拥着的四人大轿，熙熙攘攘，热闹异常，好似新科状元荣归一般。从此，“八十岁的徐子元”，一时被传为佳话。

这以后，岳春就再没有远出了。晚年在老家靠卖“附子膏”为生。据说这是他在跑江湖时，西充襄禅寺一个老僧送他的秘方。每天卖够饭钱，即关门出游。人们经常看到他头披大风帽，手持邛竹杖，鹤须童颜，潇洒出尘，漫步于平云亭、子龙庙以及浅丘林泉之间，俨然象画中古人。

但是，四川四大河道的新进演员，慕他的名望，爱他的才艺，仍然不断有人到大邑去取经求教。一次，有个资阳河的演员曾此君到大邑登门学艺，极为诚恳恭敬，要求与岳春合演一折《秋江》。他被这位青年远道而来、学艺心切的热情所感动，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，出演艄翁。时值冬令，不能不内穿羊皮短袄，外套渔翁打扮的戏装，好在口条是出自天然的银须了！一老一少，经过一系列水上行舟的繁复表演，那青年已经累得汗流夹背，而岳春却呼吸如常，从容不迫。无怪观众都说：岳师爷有很深的内功，所以到老不衰。

岳春死后，以“三字科社”为主力的门生故旧，为了纪念这个戏中状元，在大邑北郊文官左旁给他修了一个简雅的墓地。墓前立了一通石碑，上面浮雕着岳春生前喜爱的几折戏文中的人物和奇花异卉，人们称之为“花碑”。如此，岳春真正成了四川戏剧史上口碑载道的人物了。

题图：杨莹译



锦春楼“三绝”

——贾瞎子、周麻子、司胖子

李思桢 马廷森

一九四二年秋的一天傍晚，我在老朋友马胡子的陪同下，去锦春茶楼欣赏早已闻名而未曾目睹的“三子三绝”。为了提前到达书场，我们在少城小餐吃了豆花便饭，饭后走出餐馆大门，但见西御街、东城根街、祠堂街一带，叮叮当当的私包车和黄包车如潮水样沸沸扬扬，涌向东城根街口的竹琴书场——锦春茶楼。一些穿着长袍、短衫、西装革履的军政士绅和文人名士们，纷纷走出车来，卷入人流，步入书场。顿时，包着白铜、黄铜车轱，撑着黑白绸子车篷的各种私车摆满街边。这时，马胡子用肩头碰我一下：“刚下车那个胖子，是《国民公报》主笔谭剑之，他是夜夜必到书场的忠实听众。”

我问：“听说胡愈之、谢添也

来听过竹琴？”

马胡子点着头说：“有那回事。胡愈之来的那个晚上，是巴金陪着来的。”

老朋友的回答使我惊讶不已：贾瞎子的竹琴竟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！

我们边谈边走向锦春茶楼，一辆黑色小轿车“嘎”地一声停在门口。从车上走下三个身穿蓝布长衫的人来，走在前面的是个虎背熊腰的大个子。马胡子偏过头对我咬了个耳朵：“嘿，冯玉祥！他今晚也来了。”

“啊？”这位名扬华夏、威镇西北、蒋介石喊“大哥”的抗战派司令，也来听竹琴？我不知不觉停下步来，直到马胡子拉一把，才回过神来。

进了茶楼，由于初来乍到，免不了四处观看。这是座古色古香的老式楼庭。楼下一排泡桐郁郁葱葱，楼上灯火辉映着玻璃门窗。登上楼口，眼前便是书场，进深约二十多米，宽十多米。场口左右摆着迎春、兰草和万年青，盆景适中不杂；天井、耳楼与书场首尾衔接，龙爪、帅旗和“碧蕊玲珑”、“银河长泻”、“紫龙卧雪”等菊花，散布在庭院角落，将楼庭三个部分联为一体，显得瑰丽、清新、幽雅，给人以美的感染和享受。进入书场，又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。进门右侧是柜台，招牌上写着芽茶、雨前、雀舌、龙团、香片、茅尖、龙井、商尖、西路茅亭、春茶、沱茶、花茶、杭菊等十三种名贵茶名，柜上摆着仙鹤闹松朱砂碗、白瓷吊钟碗、喜鹊闹梅碗等十三种精制茶具，真是琳琅满目！场内四周挂着文人名士送的一副副对联、中堂。正中的演唱台上，放着一张茶桌。中等身材的瞎子贾树三，戴着一副墨镜默然坐在桌后椅子上，“渔筒”、“筒板”横列案桌。红缎桌围上绣着四个金字：“竹琴绝技”。台口两侧悬着两副红缎金字对联：

唱罢离合悲欢，回首依然贾瞎子，

拍开风花雪月，伤心谁问李龟年。

盛世之元音已杳，今又逢
师旷重来，绝技出瞽盲，最好是
杨素还妻，李陵钱友，浔阳
送客，子胥渡芦，串生旦丑净
而各有神情，慷慨激昂惊四
座；

历年之国步多艰，只赢得
长沙痛哭，幽怀寄弹唱，恍如
闻渐离击筑，雍门抚琴，越石
吹笳，称衡挝鼓，从忠孝节义
以扶维教化，发扬蹈厉足千秋！

这两副对联，把有史以来名优瞽叟，志士绝唱集中一起，以史喻实，引古证今，意味深长。特别是后一联，上阙把贾瞎子的有名唱段串在一块，下阙引用历史典故比喻竹琴演唱的社会效果，令人读后难忘。

台的上方，有一幅两尺宽、一丈九长、吊着黄穗的红缎横彩，上面绣着“以厚风俗”四个黄灿灿的金字。整个舞台，庄严大方，朴素雅致。

这时，能容纳三百多人的书场，坐得满咚咚的，过道上还加了不少小凳子，而门口还在不断地进人。幸好马胡子是场场必到的听

众，堂倌给他留有固定座位。我和马胡子落座后，才发现前排是两张联二桌子。一张桌旁坐的是冯玉祥、肖静轩、陈国林等军政要人，另一张桌旁坐着谭剑之、胡恭先、周建芳、李功甫、贾培芝、李莲生等知音。

一会儿，麻子堂倌右手提着亮晶晶的紫铜茶壶，左手卡着一二十个黄铜茶船和白瓷茶碗，宛如盛开的海棠，向台子跟前来。未拢茶桌，左手一扬，“哗”的一声，十几个茶船脱手撒出，“咯咯咯……”，几旋几转，每位座客面前旋转一个，不多也不少。茶船未停稳，“咔咔咔……”，各个茶船上已放好茶碗。顾客要的茶，品种不同，放在面前的茶碗，其颜色花鸟也不一样，同时决不会你要的“龙井”，而给的是“雨前”。眨眼之间，十几个茶碗已经摆好，动作之神速、干净、利落，无不引起座客啧啧叫绝。大家又聚精会神地看他掺水。只见这位麻子哥，站在一米之外，提起茶壶，手臂挽住壶梁，手杆打的笔直，“刷、刷、刷……”，十几碗茶，碗碗掺得垒起尖尖，桌子上茶船里滴水不洒。接着他抢前一步，用幺拇指把茶盖子一挑，刚才还站在每个茶碗旁边的盖子，“噓噓噓……”，一个个归位，跳起来把茶碗盖得严严实实，依然一

滴茶水也未溅出。这哪里是在掺茶，简直是变魔术。冯玉祥禁不住叫道：“绝啊，真绝！你就是报上说的锦春楼‘三子三绝’的周麻子吧？我是慕名而来，专看三绝的。不错，你算一绝。”

周麻子谦恭地笑着说：“我这算什么绝啊，等会儿贾老师的竹琴，才算真正的绝哩！”

经周麻子一提，不少人抬起头望着台上默坐的贾瞎子。他衣冠齐整，额上有几道明显的皱纹，身上仿佛蕴藏着强大的魅力。忽然，贾树三挺腰端坐，俨如庙内大钟，纹丝不动。他沉思片刻，拿起渔筒、筒板，放在怀里，轻轻两拂，就乒乓地敲起来。说来也怪，一根竹筒，两块竹片片，经他几打几拍，便有了五音十二弦，悠扬宛转，音清韵正。喏大一个书场，刹时鸦雀无声，三百多人屏息凝神，不敢骚动。前奏方罢，瞎子歌喉遽发，字字清脆滚圆，声声明亮昂扬，象琵琶声飞，如山泉叮咚，似急雨嘈嘈，若私语切切，真是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，好一曲《浔阳琵琶》，听得人大气不出，暗自称绝。起初，我还随贾瞎子的唱腔点头磕脑，领略词意，继而眉目闭合，如醉如梦。

一曲歌完，全场欢腾。待大家喝口润喉茶，二段《李陵钱友》又

起。瞎子这时转腔换调，调子回环宛转，七折八叠，百变不穷，越唱越高。尔时，歌声，琴声难分难解，耳中但闻狂风怒吼，雪雾飞腾，胡笳报警，悲马嘶鸣。接着，又是一阵呜呜咽咽，苍苍凉凉，悲悲切切之音。我心里一酸，眼圈湿润了，完全被李陵的悲惨遭遇吸引住了。猛然，瞎子愤然一顿，琴声歌声俱寂。书场里悄无声息，都沉浸在他的结尾警句里：边关报警，大敌当前，我辈意当若何？

按常规，这时应该休息几分钟。突然，楼梯一响，一个胖子提着装有瓜子、花生米的竹篮，走进书场。他的到来，给书场带来了生气。他走向每张书桌，只要座客用手指在茶桌上敲，胖子便把一包瓜子一包花生米摆到面前。不一会儿，几



百包食品便散满在各个茶桌上。我打开一包瓜子，还有微热，哟，颗颗都是胀鼓鼓、白生生的南瓜子。咦，嗑起来，个个都是鸦雀嘴，又酥又香。花生米更是耐看，香味扑鼻。每颗包着嫩嫩的桃红里衣，象少女脸上的红芸芸。米米胖嘟嘟的，个个一样大小，裔子一点没破，可见炒烤的功夫。吃起来不咸不淡，香脆可口。马胡子看我连连进食，忙介绍说：“这又是锦春茶楼的一绝——司胖子的花生米，蓉城的名小吃。”听他一介绍，我才知道，司胖子的瓜子、花生，进料后建立了严格的筛选制度，粒粒一样大小，烘炒时司胖子亲自掌灶下铲，烧火的柴也有考究，火候掌握更见技巧，才闯出了招牌。顷刻，品花生米的，嗑瓜子的，议论琴技的，谈论曲目内容的，各种声音，如同蚕房蚕儿咋桑，喳喳直响。

台下尽管有各种声调，台上贾瞎子依然端坐，嘴唇微动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点着。马胡子悄声说：

“瞎子这阵在默戏，推敲板眼，运调和腔，咬字正音。在年青跑滩时，他就是这样的。二十六年来，虽然几百个段子在他肚子里生了根，记得滚瓜烂熟，但在唱之前仍然默戏。”

我感慨地对马胡子说：“他对竹琴真是认真啊！”

“是啊，瞎子的每句唱腔，每个字，都是熬了心血，才那么动听的。”马胡子接着讲了一件瞎子磨戏的小事。

民国十八年（公元1929年），瞎子把《三难新郎》一戏中的唱词“闭门推出窗前月”一句，反来复去推敲了半个多月，运用不同语气，声调，节奏，变化成十几种不同的念法。演后使听众回到家里，只觉得秦少游仍在月下吟诗，仿佛那作不出对的窘态在眼前萦绕。能让听众有这样的感受，瞎子默戏的功夫总没有白费。当时号称川剧戏圣的康芷林对这句唱词，只会几种念法，为此专程拜访了贾瞎子，吸取了他唱腔上的优点。

正说着，一阵渔鼓声打断了谈话。贾瞎子《三英战吕布》的激烈厮杀又紧紧吸引了听众。他运用抑扬顿挫的唱腔，音纯韵正朗朗上口的讲口，向听众展示虎牢关前的鏖战图景：张飞鞭打，关羽刀剁，刘备剑刺，吕布方天画戟上下飞舞，左遮右挡，直杀得烟尘滚滚，旌旗猎猎，战马嘶鸣，号角呜咽，刀剑铿锵，杀声震天。台上虽只一人弹唱讴歌，却有千军万马之风，听众无不屏息凝神，细心倾听，没得一声咳嗽，没有一人分神。当贾瞎子收板之后，台下掌声经久不息。这时，冯玉祥走上台去握住贾瞎子